

新2004-2005 世纪第三届 中篇小说获奖作品集

11234

捧读精品 享受阅读

《中篇小说选刊》 编

荆永鸣 大声呼吸
锦 璐 双人床
杨少衡 尼古丁
钟求是 未完成的夏天
葛水平 甩鞭
朱晓琳 守望马其诺防线
唐 镇 坐一回出租车
罗伟章 我们的成长
杨川庆 官道
叶广芩 响马传

I247.5/1610
:2004-2005
2007

新世纪第三屆
2004—2005
中篇小说获奖作品集

《中篇小说选刊》 编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新世纪第三届中篇小说获奖作品集/《中篇小说选刊》编.
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2006.12
ISBN 978-7-5387-2209-3

I. 新... II. 中...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24930 号

新世纪第三届中篇小说获奖作品集

作 者	《中篇小说选刊》编
出 品 人	张四季
责任编辑	魏洪超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130021
电 话	总编办:0431-85638648 发行科:0431-85677782
网 址	www.shidaichina.com
印 刷	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787×1092 毫米 1/16
字 数	540 千字
印 张	26
版 次	2007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8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定 价	3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001 | 大声呼吸 | 荆永鸣 |
| 033 | 双人床 | 锦 璐 |
| 087 | 尼古丁 | 杨少衡 |
| 119 | 未完成的夏天 | 钟求是 |
| 148 | 甩鞭 | 葛水平 |
| 181 | 守望马其诺防线 | 朱晓琳 |
| 207 | 坐一回出租车 | 唐 镇 |
| 233 | 我们的成长 | 罗伟章 |
| 263 | 官道 | 杨川庆 |
| 384 | 响马传 | 叶广岑 |
-

大声呼吸

荆永鸣

这天上午，刘民的情绪不太好。一大早，他在菜市场拉着一车的青菜萝卜和肉呀蛋呀的往回走，一路上尽管他走得小小心心，还是先后被人厌恶地骂了好几个“傻逼”。当然，骂也就骂了，搅在这么一个人多、车多、行路难的城市里，别说慢腾腾地蹬一辆三轮车，你就是骑摩托，开大奔，甚至轻手利脚地走路，一天到晚，一年到头，要想不被人骂上几句“傻逼”其实也难。这没什么，很正常。没想到的是，刘民刚回到餐馆，还没等气喘匀呢，王留栓就挠着个脑袋要请假。不用说，王留栓请假，刘民就得替他“过油”，一想到“过油”，刘民的情绪顿时就坏了。

——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虽说店里有七八个伙计，平时却一个萝卜顶一个坑儿。哪个人有事了，得病了，不能上班了，刘民就得顶上去。什么杀鱼，配菜，洗盘子……这么说吧，除去当不了厨师炒不了菜，剩下的活儿，没有一样他没干过。不干咋着呢？这毕竟是他自己的餐馆，他是这里的主人，是老板。

现在，刘民之所以不愿意“过油”是因为时间不对。要是昨天或者是明天，都可以，过就过呗。所谓“过油”无非就是给厨师打个下手。按理说，刘民的餐馆不大，只有七八张小桌，厨房里有杂工、配菜工、凉菜师，还有一个大厨，行了，够耍的了。可是不行。不知道是城里的生活节奏太快，还是城里的人嘴急——吃起东西来，那是一时不等。刚点了菜，人就坐不住了。快点，快点！一个劲地催，最后，把厨师都催急了，手忙脚乱地骂，说再快还得炒熟了吧？想快吃生肉去，拉死丫的算啦！更气人的是，有时候菜都炒到锅里了，人家却摆着手说算了，算了，不要啦！还忙着呢！这才糟践人哪。忙啥呢？刘民早把这样的人看透了，说忙，只不过是借口，是个幌子。想吃得简单一点，又觉得没有面子，就说忙呗。大鱼大肉太贵了，就说慢呗。基围虾做起来最快了，你点基围虾嘛！说白了，舍不得吃罢了，不想花钱罢了。

话是这么说，毕竟做的是生意。后来，刘民还是给厨师加了一个帮手。有焯水

001

大声呼吸
◆ 荆永鸣

过油的菜，活儿分两头，这边焐着水，过着油，厨师那边先炒别的菜。最后，两厢合一，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不少。

王留栓就是这个“过油”的伙计。小伙子人不错，干起活儿来也踏踏实实。就有一点不太好，在刘民的印象中，他好像动不动就请假，而且，一请假就是跟老婆去透环儿。以前，透就透了，刘民从没说啥。这一次刘民却有些不太高兴，他拧着眉头说，你怎么老是去透环儿呢？

一句话，把王留栓问了个满脸通红。

说起来，这事也怪不得王留栓。王留栓的老婆也在北京打工。按照村里的规定，凡是外出打工的已婚育龄妇女，每间隔三个月，必须到医院做一次透环儿，并寄回一张未孕证明。

王留栓说，不透不行。

刘民说，啥叫不行？

王留栓说，村里不让。

刘民说，不让能怎么的？这么远，他还找到你北京来不成？

王留栓说，找倒是不找……

刘民得胜似的看着王留栓，说，这不得了！他不找你还去透什么透？

王留栓一听就慌了，他说，那可不行，要是不把证明寄回去，他们就在家抓我妈！

看看王留栓，刘民突然没电了。他虽没见过王留栓的妈，但脑海里还是浮出一个乡下老女人的形象来：两鬓苍白，一脸皱纹……不寄证明就抓他妈……当时刘民差一点被气乐了，同时又有点心酸。这是谁琢磨出来的招儿呢，这些个混账！

不过，刘民还是想扭转一下这个局面。他提醒王留栓，说今天可是周六。王留栓说他知道，那个医院没有假日，哪天去都可以。刘民皱了一下眉头，问王留栓能不能明天去。王留栓说不行，他老婆已经从郊区坐上车啦。

刘民不耐烦地摆了一下手，说行啦行啦，你去吧！

王留栓走后，刘民便坐在餐馆里生气。

刘民生气，是因为他今天有事。刘民的事倒是不大，说白了，也就是玩儿玩儿。只是上次玩完之后，刘民已经答应了人家，说今天一定去，并且他都跟人家“拉钩”了。本来刘民也没想要“拉钩”，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，说话算数，还拉什么钩呀。可彭梅不干。她竟孩子似的伸出一根手指来，生要和刘民“拉钩”。刘民觉得拉也不好，不拉更不好。索性一想，拉就拉吧。彭梅个头挺高，也挺胖，身体的每个段落都挺丰满的，手也是。钩着彭梅白白胖胖的手指，刘民特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也钩了。虽说这不过是一种小孩子的把戏，但钩了就是约定，就等于签下了合同。刘民本想吃过早餐就去履行这个合同的，哪想到王留栓却偏偏在这个时候要跟老婆去透环儿，不给他假又不行。刘民能不闹心吗？

正闹心，秀萍乐颠颠地来了。秀萍就是这样，早晨的情绪总是好于晚上。每天早晨，她都是满怀信心地来到餐馆，到了晚上，该关门了，打烊了，还快快地不愿回家。那种做生意的劲头就像一架上足了发条的时钟，从早到晚，老是绷得紧紧的。为此，刘民没少劝过她，让她别着急，放松点。他说钱这东西，可不是一天就能挣足的。可秀萍总是松不下来。不但松不下来，有时候她还生气。她说，你说得倒好，谁不想轻松？可咱千里迢迢地跑到北京来干啥？不就为了挣点钱吗？一句话，就把刘民给闷了回去。没治。

秀萍一进餐馆，见刘民有些闷闷不乐，以为餐馆里出了什么事。一问，竟禁不住扑哧一声笑了。她说，你这人哎，人家去透环儿，你撅的哪门子嘴呢？

秀萍的话说得很俏皮，耐人寻味，听得两个服务员笑起来。刘民却觉得没什么好笑的。相反，一想到和彭梅“拉钩”的事，刘民倒越发觉得生气，可这话又不好直说。

怎么说？平心而言，秀萍是个不错的人。她心地善良，能吃苦，做生意的时候，挺要强，做老婆，该温柔的时候也温柔，只是思想上太传统，太守旧。到北京四五年了，还老是和城里的观念接不上轨。记得第一次见到彭梅的时候，秀萍就闹了一肚子的气。那天刘民带着彭梅到餐馆来吃饭，此外，还有七八个男女，都是歌友。所谓歌友就是平时凑到一起唱歌的人。这些人，以退休的中老年为主，其中也有四十多岁的职业男女。每逢周六，他们就聚集在公园里，这一堆，那一伙，少则十几个，多则几十号人，不干别的，就是唱歌。这些人唱歌有个特点，那就是口味很高，很挑剔。通俗歌曲一律不唱，没意思，再说年龄上也不合适了。一般地说，唱通俗歌曲那是年轻人的事，得一边跳着摇着一边唱，嗓子必须要沙哑，还得不断地做出各种痛苦状……眼前的这些人，都不年轻了，受不了那样的折磨了。要唱，就唱“民族”的，最好是唱美声的，讲究，难度大。唱美声就得从胸腔里向外发音，口型要张得开，再稍稍往回收一点，要这样……发音的时候，整个口腔里就像含着一个橘子似的，啊，啊……对了！这才是美声哪。于是一边交流一边唱……啊啊地吊嗓子，找感觉。接着才渐渐地转入正题，唱《三套车》，唱《红梅赞》，唱《我爱你中国》……拿情拿调，如痴如醉。唱了一遍又一遍……太棒了，真抒情。一呼一吸，肺叶全张开了，浑身通透，舒服死啦！什么疲惫与压力、烦恼与痛苦……全没了，唱掉了，冰消雪释了。怎么着？散吧？走吧？哎，刘老板，你不是开餐馆的吗？AA制，到你那儿撮一顿去吧？于此之下，刘民就把人拖拖拉拉地带来了。

一开始，还都不错。吃呀，喝呀，有尊有敬。毕竟都是一些唱歌的人，懂礼貌，讲文明，挺好的。可没“好”一会儿就不行了，竟有人心血来潮地唱了起来。唱就唱吧，反正店里已经没有了其他客人。开头的时候，秀萍还觉得蛮有趣的呢，她坐在旁边，边听边笑。没想到，后来却越唱越大发了。也难怪，唱歌这玩意儿它传染呀，煽情呀。结果，有个人带头，就全唱起来了，并且没完没了。唱了半个下午，空调一直呼呼地开着。那空调哪是小呀，柜机，五匹，还是那种老式的。费电不说，

运转时间一长，就发冷似的打摆子，一个劲地哆嗦。哆嗦得秀萍心都疼了，她禁不住几次去看旁边的那个电表，嗖嗖地转，好像都闻到一股胶皮味了。再不开就完了，烧了。可是刚关掉，就有人粗着喉咙直叫，嘿！这大热的天儿，不开空调哪成呀？我说这么热哪！于是就得开。急得秀萍一个劲儿地打转悠，一碰上刘民的目光就瞪他一眼。可是瞪有什么用，总不能撵人家走哇！

终于“差不多了”，作鸟兽散了。

刘老板再见！

大姐再见！

再见……

刚转过身来，秀萍的脸就变了。她愤愤地看着刘民，告诉他这样的人以后少往餐馆里领。她说什么素质，还都是老师哪。刘民一听，禁不住地笑了。其实这些人没有一个是真正的老师，干啥的都有。秀萍说，不是老师充什么大尾巴蛆？刘民说人家互相叫老师，那是尊敬，也是谦虚。谦虚个屁吧谦虚！秀萍说，再不谦虚就上天了。刘民说，搞艺术的就那样，其实人都挺好的。秀萍不屑地说，还搞艺术，不就是像那些扭秧歌的人一样么？纯粹是闲的，有病！这怎么叫有病呢？刘民用不解的目光看着秀萍。在他看来，没事了，聚到公园里，环境好，空气又好，唱唱歌，散散心，挺好的。秀萍说，快得了吧，以后少上这来散心。她受不了，空调也受不了。她说，尤其是那个胖女的，张牙舞爪最能挣了！那么胖，还又唱又扭的，哪来的那股疯劲儿呢……

秀萍说的那个“胖女的”就是彭梅。

现在，刘民能说和那个胖女的都“拉钩”了，必须得去公园里唱歌，不能在餐馆里过油了吗？

这话不好说。也没法说呀。

刘民不说，秀萍却看出来了。吃早饭的时候，她发现刘民一言不发，只是喝粥，而且把声音弄得很响。喝粥是应该有一点声音的，但也不至于这么夸张呀。秀萍看了刘民一眼，说你怎么不吃咸菜？刘民说我吃呢。你光喝粥啊？说着，秀萍拿起一个馒头，一掰两半儿，把其中的一半递给了刘民。刘民无声地咬了一口，腮上立刻鼓起一个疙瘩，恨恨地嚼着。

秀萍觉得刘民心里有事儿。啥事呢？总不能就因为王留栓请个假，就把脸子吊得跟水儿似的吧？她想着想着，恍然想起了什么。她说哎呀，今天是周六吧？

刘民没有搭言。不搭言，就等于秀萍说对了。意识到说对了之后，秀萍就笑了。她说看我这记性，我咋忘了今天是周六了哪，我说有人不高兴呢，人家还唱歌去哪。这个王留栓，早不去晚不去，怎么还今天去透环儿呢。

秀萍的话，直达刘民的内心。只是听起来有点别扭，虽不能说她是在表扬王留栓，但至少也让刘民听出了一点幸灾乐祸的意思。这让刘民感到恼火。他看着秀萍，说我唱歌还犯法是怎么的？

秀萍立刻把笑收住，你说话怎么像吃了枪药似的呢？我说你犯法了吗？

秀萍的目光咄咄逼人。刘民没再吭声。他知道秀萍的脾气，如果再呛上她一句，说不定就会擦枪走火，干起来了。所有的伙计都正围着桌子吃饭，怎么能在这样的场合吵起来呢。

刘民无声地嚼着馒头，同时也嚼着一肚子的委屈。

老实说，像那些城里的人一样，刘民之所以去唱歌，也不仅仅是因为他有这方面的爱好，此外还出于一种空虚，或者说是一种无聊。每天买菜回来，如果没有工商、防疫、防火办、城管、居委会什么的来检查，刘民反倒有一种无所事事的感觉。况且，刘民还是个闲不住的人，一没事，就想在餐馆里找点什么事做。一找事，秀萍便说他碍手碍脚，说他碍事。她说行了哎，这点活儿还用着你了？快找个地方呆一会儿去得了。可是上哪呆着去呢？在餐馆里坐着，没地儿。到餐馆外边去站着，站不了多久，腿就酸了。刚想蹲一会儿呢，也不行——主要是皮肤不行，太粗糙，还黑，往那儿一蹲，像块乌煤似的，与小餐馆白亮亮的瓷砖背景一对比，反差太大。秀萍一看都被气乐了，她愠怒地说，看你像个……受气包似的，你在这儿蹲着干啥？

没办法，刘民只好蔫着脑袋回家。

家倒是不远，就在餐馆附近，只是，这个叫“家”的地方太小了。往大说也不过十平米，而且是夹在一个非常拥挤的杂院里，窗子都没有。走进屋里，那是真正的暗无天日。晚上没办法，总得有个窝儿住。大白天的回这个“家”来，有什么意思呢？也不能老是睡觉呀，再睡，还能睡出个花儿来不成？寻寻觅觅中，有一天，刘民突然发现了墙上挂着的二胡。他眼睛一亮，就把二胡摘下来了。

刘民喜欢二胡，而且拉得好。在煤矿的时候，他就是靠这把二胡把自己从井下调到“地面”上来的。即使下岗之后他和秀萍闯到北京开起了餐馆，刘民也没忘记带上这把二胡，只是几乎没有派上用场。最初，他还拉过几次。那时候，刘民的餐馆还开在北京的远郊。远郊其实不错，人少，肃静得很，只是生意有些难做。中午还有几桌人吃饭，到了晚上，天黑了，月亮升起来了，竟没有一个顾客的身影。实在坐不住了，刘民就拉拉二胡。刘民最喜欢拉的是《二泉映月》，曲调悲凉委婉，哀哀怨怨，如泣如诉。有一次，他正拉得悲切，秀萍竟嚤嚤地哭了起来。她一把夺过刘民手上的二胡，差一点给他扔出去。她说拉什么拉？再这么下去，你就拿它要饭去吧！从此这把二胡就被刘民封了起来，不拉了。此后几经周折，刘民从远郊跑到了城中，又开起了现在的这家餐馆，一番苦心经营，总算把生意做了起来。这期间，刘民一直都没有动过这把二胡。他想，现在拉一拉总是可以的吧？这么一想，刘民就把二胡放在了腿上，吱吱呀呀地调弦儿，接着便有滋有味地拉了起来。

刚拉了个前奏，隔壁的李大妈就把门敲开了。老太太戴着“治安”的红袖标站在门口，用一种意外的表情看着刘民手上的二胡，是你拉的？刘民不好意思地笑笑。李大妈说，我还以为是放电视呢。刘民就陪着笑脸谦虚，他说李大妈，瞧您老说的，我哪赶得上电视里拉得好呀，瞎拉！李大妈没有表态。其实不管是刘民拉的，还是

电视里拉的，在李大妈看来根本没什么区别，也没必要区别，都一样。李大妈说，我是告诉你一声，我们老头儿心脏不好，你得小点声拉。

刘民一听，直敲自己的脑袋。他想真是该死，该死！我咋还把这事给忘了呢！

的确，刚租住进这个院子的时候，李大妈就曾不止一次地告诉过他和秀萍，说他们老头儿心脏不好。平时说话呀，开门关门呀，或者干这干那的，最好都注意点，小点声。李大妈说，既然一个院儿里住着，就得互相照顾，您说是不是？当时无论刘民还是秀萍，都连连点头，说，李大妈您放心，我们绝对不会给您添麻烦的。话是好说，做起来却有一定的难度。餐馆打烊晚，每天晚上回来，院子里的人早都休息了。一进院，刘民和秀萍就得把话收住。然后轻着脚步，小偷偷似的从李大妈的窗外溜到自己的门口，用一把特意摘下来的单独钥匙，小心翼翼地把门打开，再轻轻地把门关上。一切都很成功，哪想到，就在摸着黑去拉灯线的时候，却一脚踏翻了地上的脸盆儿，咣唧唧，竟像个转盘似的在地板砖上转了起来，真是惊心动魄。一猫腰，赶紧把那个操蛋的玩意儿按住！

咋把脸盆放这儿了？

放那儿就不知道小心点？

黑暗中，两个人小着声顶了两句。原以为没事了，这时，几声夸张的咳嗽却从隔壁传了过来——这房子是怎么回事呢？隔音效果一点不好，太差了！

隔音不好，就得更得小心。刘民是个聪明人，第二天他就把脸盆换成了塑料的。塑料这玩意儿的确不错。别说是碰，你就是踢它一脚，再端一脚，它也不会发出那种尖锐的响声了。问题是，脸盆不响了，能保证别的什么都发不出扰人的声音来吗？房子里毕竟住着两个大活人呀，是人就得生活，而生活又是那么琐碎，而且丰富多彩。这可麻烦了。特别是到了晚上，夜深了，人静了，什么说话、刷牙、洗脚、看电视（基本不看。想看，就先把声音拧到无声，再一点点儿地调音量。更多的时候，就干脆让它哑巴着，反正有画面有字幕，参考着看也能知道它演的什么意思），总之，在所有与声音有关的事情上，哪怕是上床睡觉啥的，都一律小心着，克制着。不克制怎么行呢？人家老头儿心脏不好。人之为人，想必这么一点人道主义同情心，刘民和秀萍还是有的吧。当然，不想克制的时候也有。有一次，屏声敛气的刘民，憋得心脏咚咚直跳，实在是压抑，他突然就泄气了，他说这哪行？照这么下去不是完了吗？

为此，刘民都不想在这个院子里住了，秀萍却不想再搬家。她认为这房子好歹离餐馆近一些，住着方便。再说不管往哪儿搬，只要不是自己的房子，还不都是一个样？在此之前，他们就已经搬过好几个地方了。第一次是因为那个地下室太闷，还潮湿。第二次，刚租了房子没几天，就闹着倒建，要拆迁。上一次搬家，则完全是出于无奈。本来那是一间挺好的房子，比现在的这一间还要宽绰一些，租金也不贵。只是，院里住着一个七十多岁的孤寡老太太。据说，她和慈禧还有点什么亲戚关系。其实，谁和谁是亲戚都正常，碍不着刘民什么事。不正常的是，这个慈禧的

亲戚神经不太好，喜欢骂人，而且动不动就撵刘民走，告诉他别在这个院子里住，滚蛋！按理说，刘民不滚也没事，这院子不是她一个人的，房子更不是。用房主的话说她管得着吗？您住您的，甬理她！那就住吧。住着住着，有一天老太太却哭了，生说刘民和秀萍要杀她。尽管刘民苦口婆心，跟院子里的人一个劲地解释，说她那么大岁数了，我们杀她干啥呢？再说我们做的是生意，杀她有什么用呢？可是解释归解释，事后，刘民总觉得那个院子里的人一看见他和秀萍，眼神儿就有点怪怪的，好像他们真的暗藏着什么杀人动机似的。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里还咋住哇？一气之下，刘民和秀萍才搬到了这个院子里。

秀萍的意思是，没有这事儿，还有那事儿。她说除非将来有了大钱，自己买房子，那时候就谁也管不着了，咱想咋着就咋着！你说吧？说着秀萍重重叹了一口气。其实秀萍也压抑。但有什么办法呢？她说，现在就只能对付着闹吧。

刘民一想，也是，那就对付着闹吧。此后，不管白天黑夜，床上地下，房里屋外……他们千方百计，把所有对别人不利的声音都自觉地、理智地、细致入微地克服掉了。刘民却偏偏忽略了这把二胡！

当时，刘民点头哈腰，一个劲地给李大妈道歉，他说您老放心，我是绝对不拉了！

不过后来，刘民还是拉了。他是在公园里拉的——那天，他赌着气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，往石凳上一坐，一弓一弓地拽，同时还哆哆嗦嗦，不断地揉弦。他拉得激情澎湃，忘乎所以，似乎把尘封了几年的爱好，一种情感，一种说不出的压迫，借助于一曲《江河水》，一股脑儿的，全拉出来了，特别痛快。一曲罢了，竟有几个人啪啪地给刘民鼓掌。其中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还向刘民直翘大拇指，她说OK！真棒！

这个人就是彭梅。

后来，到公园的时候，碰上，彼此点点头，算是认识了。

再后来，刘民就加入了“唱歌一族”，哼哼呀呀地唱上歌了。

最初，刘民去唱歌的时候，秀萍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。在她看来，平时除了买菜，有事的时候，刘民还得在餐馆里忙东忙西，也挺辛苦。没事了，呆也是呆着，既然他有那个爱好，而且是每周才那么一次，想玩就玩去呗。可自从领教了彭梅他们在餐馆里的那一番闹腾之后，秀萍的态度就变了。再说起唱歌的事来，她的口气就有点酸了巴唧的，时不时的还要刺激刘民几句。她说人家都是城里人，你去瞎掺和啥？刘民却不以为然。他说，唱个歌还分什么城里城外？那个卖鱼的倒是个外地人哪，天天晚上去扭秧歌，还打头阵呢。

“那个卖鱼的”是个安徽人。她三十多岁，白天穿着水靴戴着防水的大围裙，在隔壁的菜市场里腥气十足地卖鱼，一点都不起眼儿。可是到了晚上，红袄绿裤子地一换，一手执一把粉扇子，往秧歌队的排头一站，比城里的那些女人特别是比那些

老头老太太可精神多了。锣鼓一响，扭得那叫欢实。用一句开玩笑的话说，恨不得把屁股都扭掉了。有一天秀萍看了都啧啧称赞，她说你看那个卖鱼的扭得真好！小腰多软呀。当时刘民还跟秀萍半真半假地提了个建议，他说没事的时候你也去玩儿玩儿，活动活动挺好。秀萍像是吓了一跳，眼睛都瞪起来了，她说我有病呀，还是吃饱了撑的？

没法交流。

在眼前的问题上，刘民就又一次遭遇了这种“没法交流”。见他既不吭声又闷闷不乐的样子，秀萍是这么说的：咱也犯不上为这么个屁事生气。你觉得生意重要，你就“过油”；你觉得唱歌重要，你就唱歌去呗。

秀萍的话听起来像是息事宁人，实际上却硬硬地将了刘民一军。不用说，把生意和唱歌这两件事摆在一起，哪头轻哪头重，刘民还是知道的。他甚至觉得，秀萍这是在故意玩弄他的感情。刘民满肚子是气，正不知道该怎么发泄，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突地一下响了。

电话正是彭梅打来的。刚按下接听键，刘民就听到了彭梅的呼吸声。不知怎么回事，人一胖，连呼吸声都比一般的人重一些。刘民“喂”了一声之后，彭梅开始说话。

她说你是刘老板吗？

刘民说我是刘民。

彭梅说，你听出我是谁了吗？

刘民刚想说你是彭老师，又突然意识到秀萍就在旁边，便马上改口说，听出来了。

成呀！头一次打电话，就听出我的声音来啦？

彭梅的声音挺亲切，也挺兴奋，说着她便咯咯咯地笑了起来。

彭梅是个性格活泼的人，这也许与她原先的职业有关。原先，彭梅曾在单位的老干部活动室工作，整天和一些退了休的老头老太太打交道，组织他们唱歌、跳舞、打打麻将什么的。用彭梅自己的话说，一天到晚，就是一个玩儿，特有意思！可是玩儿了好几年之后，领导却不叫她玩儿了，让她搞收发。为此，她一连生了好几天的气。但生气有什么用？领导的心里是有数得很，就那十几个老干部，说句不太尊重的话，现在是死的死，瘫的瘫，活着的岁数又越来越大。老了，风烛残年了，别说唱唱跳跳呀，啥都玩儿不转了，还玩儿什么玩儿？只是，老干部不玩儿了倒可以，彭梅不玩儿哪成呀？一个月没过，她仔细地照了一回镜子，把自己都吓蔫了。脸上的皱纹多了，皮肤没有光泽了，特别是精神上，也是每况愈下。吃饭呀，睡觉呀，啥啥都没意思了，没兴趣了。还老是失眠。这还了得？于此之下，她便跑到公园里玩儿去了。刚玩儿了几次，那些唱歌的人就发现这个女人不错。玩儿得好，漂亮！这才是真正的女高音哪。而且玩儿的时候，彭梅给人的感觉很认真，没架子，还联

和人。不管是原来的歌友，还是新入伙的人，彭梅一律善目相待。她说愿玩儿就在一块玩儿呗。没歌谱吧？先看我的，客气什么，下次我再复印几份不就成了吗？特热心，特善于扩大队伍。如此这般，没多久，这个彭梅便自然而然地成了那一伙人的组织者。

刘民就是被彭梅这么“组织”进去的。一开始，刘民还扭扭捏捏的，不好意思。那时他与秀萍现在的想法基本一致，人家都是城里人咱去掺和啥呀？可经不住彭梅的热情鼓动，他还是和那些城里人一块玩儿上了。刘民唱歌嗓子一般，甚至算不上好，他就是调儿拿得准。谁的哪一句歌唱得不对，走调了，刘民一听，立马就听出来了。他说哪位哪位老师，这一句您唱得不准确，要这样唱……说着，刘民小声地哼唱了一句谱子。被示范的人也跟着哼唱了一遍。刘民说这就对了。其他人在旁边一听，也觉得对了。彭梅就亮着眼睛看刘民，说嘿，看不出哎，不光二胡拉得棒，唱歌方面也蛮内行的嘛！其实，刘民不但二胡拉得好，此外像快板呀，笛子呀，小号呀，甚至扒谱子，配器，编排节目什么的，都能闹一气。在煤矿的时候，他还当过业余文艺队的队长呢。听了彭梅的称赞，刘民不经意地一笑，他想，你们没看出来的地方还多着哪。

没多久，刘民就不唱歌了。

是彭梅不让他唱的。上个周六，彭梅带来了一个消息。她神秘兮兮地告诉歌友，说社区里的人早就注意上咱们了。他们发现，每到双休日公园里就有一些中老年人聚在一起，这一堆，那一伙的，还以为是干什么的呢。后来才发现是唱歌的。而且，除了唱歌之外，没别的。这就放心了，非常好。为了把这种自发的、群众性的歌咏活动引向健康之路，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，社区准备在十月份，也就是下个月，搞一次群众性的“激情演唱会”，届时，将有一些著名的歌唱家来和群众一起参加活动。此外，还将邀请电视台和一些媒体的记者来采访呢。歌友们一听，都激动了，都振奋了，都瞪着眼睛看着彭梅，说是真的吗？彭梅生气地说，什么叫是真的？办事处就在我单位旁边儿，没这事儿，您说我还能瞎掰呀？这么一说，大家都兴奋得不行了，像一群孩子似的，噢噢直喊。彭梅却犯愁了。彭梅犯愁有彭梅的道理，她是觉得像现在这么个唱法根本不行。她说，到时候也拿不到台面上去呀。

接下来，便好一顿嚷嚷。

众人嚷嚷的时候，作为一直没显山露水的“行家”，刘民也忍不住地说话了。他说大家现在这个唱法，其实根本就不叫合唱，只是齐唱。合唱得有领唱，有合唱。领，又分男领、女领，还有男女双领。合里又分男声合、女声合，更讲究的，还得分高音部、低音部，二部轮唱，三部轮唱……刘民说得有板有眼，一套一套的，把好几个人听得直眉瞪眼，又摩拳擦掌。后来，又酝酿了半天，意见才趋于统一：必须把过去的齐唱改为合唱。不用说，彭梅肯定是女领了。五十多岁的赵老师，平时就有“小杨洪基”之称，被推为男领。一切都定出个眉目之后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，那就是，怎么也得有个指挥的吧？于是，有的相互推举，有的毛遂自荐，都试了，

都不行。不理想，不太带劲儿。有的合不上拍儿，有的像“纺线”，还有的表情太不自然了，瞪着眼睛要打架似的，没把人笑死。后来彭梅就提议让刘民试一试。

刘民说，我行吗？

彭梅鼓励他说，行不行的，你就试试呗。

刘民乐了。他说，那就试试吧，如果不行，大家可别见笑。

刘民把话说得如此谦虚，无非是有意卖个关子。其实，他心里还是有谱的。彭梅不知道，在煤矿的时候，刘民本来就当过指挥。每逢全矿务局有个大型文艺演出或比赛什么的，刘民那是特别露脸——燕尾服一穿，领结一戴，大幕拉开的时候，他已经面向乐队背向观众地站好了，正做翘首挺胸状，小公鸡似的精神！静默中，他舒缓地张开双臂，把观众引入一种期待。突然，一个示意性的动作，乐曲声就响起来了。什么西班牙斗牛士，约翰·施特劳斯的圆舞曲，都是名曲。刘民很有风度地指挥着，指挥着……渐渐地，节奏越来越快，曲调越来越高，把小号声都调进来了。乐曲进入高潮的时候，刘民的指挥最有看头，只见他越来越忙，把头发都忙乱了，他的身体不断地往前倾去，再倾去……动作的幅度越来越小，小得就像是哆嗦了……最后，终于张开双臂了，身体又突然向上一提，指挥棒在空中一抖，一个收式，一甩头，乐声戛然而止。散乱的头发也恢复到原来的形状，特别神气。刘民转过身来，走向台前，缓缓鞠躬。台下的掌声哗地一下就响成一片了……那时的刘民，是何等激动，春风得意啊。只是后来就不行了。时代在前进，煤矿也改革了。这一改，节目不演了，比赛不搞了，还把刘民给改成个下岗的啦。

不用说，刘民“一试”，那种久违的感觉就回来了。开始他还有些保守，有些拘谨，到最后，他已经完全放开了，指挥的动作，准确，大胆，如行云流水。一曲结束，片刻宁静。彭梅突然伸出剪刀般的两根手指，手臂向前一冲，兴奋地叫了一声，耶——

接着，众人一片叫好。

棒极了！

真过瘾！

当时，刘民就像是做了一次精神体操，满脸红润。到了散场的时候，他还一直沉浸在一种说不出的轻松与兴奋中呢。

彭梅问，你下周六还来不来？

刘民说，来吧。

彭梅说，说话算数？

刘民说算数。

彭梅说，那不行，咱得拉钩！

彭梅还在刘民的手机里咯咯地笑着。笑得刘民心里一个劲地发毛。不必说，她是为了“拉钩”的事找上门来了。果然，还没等把笑打住呢，她就问刘民来不来呀。

刘民告诉彭梅他今天有事，去不了。彭梅一顿，立刻不笑了，她说你讨厌，你烦人！你怎么这样啊？刘民解释了半天，说他真是有事。尽管彭梅非常失望，最后还是把刘民给放了。她问刘民下午能不能去。刘民说下午还练呀？彭梅说，瞧您说的，不练哪成呀？练！

彭梅的声音很大，把刘民的耳膜震得嗡嗡直响。秀萍就在旁边，为防止彭梅把“拉钩”的事说出来被秀萍误解，他只好把手机紧紧地压在耳朵上，不让彭梅的声音透出来。

奇怪的是，那天“拉钩”的事，彭梅却提都没提。也许，城里的女人就是这样吧。不该认真的时候往死里认真，该认真的时候，又往往像个马大哈了。

挂了手机，刘民的心情顿时松快了不少。他想这才扯淡哪。早知道彭梅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又何必当回事似的跟秀萍计较，结果把两人都闹了个不痛快。

现在好了，痛痛快快地“过油”吧。

没等刘民“过油”，王留栓就回来了。他走进餐馆的时候，刘民正在门口的一张桌子前坐着。当时刘民的情绪很好。此前，他趁秀萍整理昨天的账目时，凑过去，搭讪地说这说那，基本把秀萍那种别别扭扭的表情给扭转过来了。刘民的情绪一好，想起早晨请假的时候，他没给王留栓一个好脸，现在，反倒觉得王留栓有点可怜见的。就想逗一逗王留栓，他绷着脸问他，透环儿了没有？

哪知道，刘民的情绪好了，王留栓的情绪却坏了。听了刘民的问话，他只是点了点头，一声没吭地走进了厨房，把刘民一下子晾在了那里。

刘民怔怔地想，这小子是咋的呢？

在刘民的餐馆里，王留栓是唯一结了婚的伙计。小伙子为人老实，平时寡言少语，干起活来也特别本分。绝不像以前那几个过油的小伙子那么刁钻，那么狡猾。该过油的时候过油，没过油的菜了，就站在那里，贼着眼睛看厨师怎么掂勺，怎么用火，怎么添油加醋地炒菜……看来看去，就看出门道来了。噢，掂勺的时候要这么掂。锅包肉出勺之前，要淋一点老抽。鱼香肉丝要这样。宫保鸡丁要那样。水煮鱼，清蒸河蟹……得！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一明白手就痒，菜单子一下来，人就乐了。说师傅你歇着，我来吧。于是拉开架势就炒。什么醋熘土豆丝，清炒小白菜……先简单，后复杂，日复一日，循序渐进。行了，不简单了。于此之下，把勺啪地一扔，还过啥油呀过油？不干喽，走人喽，他大爷的，咱也去找个厨师的干干！把人气死。

相比之下，王留栓来了已经快一年了，除了一心一意地过油，一点别的意思没有。看着王留栓那种“干一行专一行”的样子，刘民都感动了。他建议王留栓，没事的时候也学学炒菜。王留栓说他不学，学也学不会。说完，还用一种认真的表情看着刘民。刘民一下子就泄气了。他想，这小子难道真的受过什么刺激？

原来的王留栓不这样。没到餐馆之前，他曾在一个叫“美里美”的家政公司里

打工。在“美里美”打工的人不少，活挺杂。王留栓干的主要是“开荒”。所谓“开荒”，就是谁家买了新房，已装修好了，再找家政公司完全彻底、干干净净、一尘不染地收拾一遍。开始王留栓不明白“开荒”是什么意思，明白了之后，他就和几个新来的小伙子偷着乐，说这城里啥都是先进的，就是语言不行，完蛋，太落后，给新房子搞个卫生都得到咱们乡下去借个词儿用呢，还“开荒”！操，到楼房里去种地啊？

不管咋说，开就开吧。刚开了两个多月，王留栓就开到人家的床上去了。那天，他是和带弟两个人去的。如果多去一个人，就不可能发生那样的事情了。可是老板不让多去人，他说好几个人干了一天，还没整完？多大个房子呀？今儿就去两人算啦！老板说得没错。其实要不是业主太挑剔，头一天就算是完工了。只是业主是个仔细的人，说有几个地方必须再好好弄一弄。弄到中午的时候，偌大的房子里只剩下王留栓和他媳妇带弟，两人就有点散漫下来了。毕竟带弟是从农村来的，皮肤跟刮了皮的藕一般白净。在别人家，见到什么都新鲜和好奇。她说王留栓你看这房子咋这么大，这房主肯定特有钱吧？王留栓说那还用说。带弟唉地叹了口气，她说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啊，别说住这么大的房子了，就是这床咱俩也买不起。她说王留栓你看这床多好啊，真大！啥也没铺就这么软，这是弹簧做的吧？王留栓就一边搭着话，一边凑了过去。开始，两人还只是坐在床沿上，一颠一颠的，体会这张大床的柔软与舒服。可是颠着颠着，王留栓一时性起，一个鹁子翻身，就颠到带弟的身上去了。当时带弟还矜持了一下，说你想干啥？别有病啦。王留栓涎着脸说，我就想干这个。又说，你看看，我是不是真有病了？特疼！带弟一看，脸一红，心一动，浑身立刻就软了。带弟一软，王留栓便趁势嚣张起来。哪里想到，就在王留栓的动作越来越快，就要逼近终点的时候，咔一声锁响，去附近“吃个午饭”的业主，突然推门而入。

当时的情景，即使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，也可想而知。

看着床上的场面，业主先是目瞪口呆，接着就哭了。业主是个三十多岁的女性，尚未结婚。是一家歌舞团的演员，虽说不太出名，长得也一般，但毕竟识文断字，又是搞艺术的，面对这样的场面，人家能不哭吗？

王留栓和带弟彻底傻了。可是光傻了哪行呀？女演员立刻拨打了110。警车呼啸而至。来的人一胖一瘦。原以为是挖门撬锁，哪想到事情这么严重！胖110看了一眼哭哭啼啼的女演员，二话没说，咔地就给王留栓戴上了铐子。与此同时，他还打量了王留栓一眼，心想，瞧你这德性，还想吃天鹅肉哩！

就在这时，躲在门后的带弟才知道事情已不仅仅是丢人，看起来，已经相当严重。她顾不得害臊，扑通一声，就给警察跪下了，吓得胖110眉毛突然一跳，嘿！这是怎么啦？

后来一问，才全明白了。胖110看着女演员，抱歉地一笑。他说要是这样的话，还不好办了呢。女演员问胖110，什么意思？两个110就一胖一瘦地给女演员解释。

意思是这样的：身份证都验了，这两个人还真是两口子。虽说他们不该在别人家里办这样的事，可话说回来，这毕竟不是公共场所。要是在大街上，或者是商场里，都行。说他们要流氓也好，破坏公共秩序也罢，那是非拘了他不可！可是，这就没法弄了。法律上没这方面的规定，没依据，让丫钻了法律的空子啦！您说是不是？

110 毕竟是 110，法律上的事，肯定比女演员懂得多一些。说完，他们就把王留栓手上的铐子取了下来。取下王留栓的铐子，似乎又觉得对女演员不公平。于是就用手铐顶着王留栓的脑袋，说我警告你丫的，以后注意点，别像个狗似的想在哪儿做就在哪儿做，你听明白了吗？王留栓一边摸着手腕子，一边像电影里被宽大了的汉奸一样，使着劲儿地点头。

110 走后，王留栓和带弟这才喘上气来。还是带弟灵透些，会说话儿，嘴也甜，她一口一个大姐地叫着女演员，她说大姐，让我们接着干吧，今天的工钱我们一分不要。女演员惊讶地看着带弟，还想干呀？情急之中，她把电视里最常用的一句台词都都用上了，她说你有没有搞错啊？说完，又觉得这句话太轻了，不解劲。这毕竟不是在电视剧里演戏，这是实实在在的生活。生活里的事，比起那些狗屁编剧瞎编出来的情节要复杂得多，也气人得多。当时女演员都气蒙了，说粗话了，她说我操！做你的美梦去吧！

接下来，事态便进一步恶化。女演员找到了“美里美”家政公司。老板听了事情的经过，开始还一个劲地乐，说丫真他妈会找地方。后来看女演员要动真格的了，老板才想认真地解决问题。他好话说了三千六，女演员却一句都听不进去。房子一天没住，床也是刚刚搬进去的，全被他们弄脏了，玷污了，知道不知道？女演员说，少废话，我告诉你们，这所有的一切我都不要啦！最后，气得五十多岁的老板脸都青了，一支烟卷儿刚抽了几口，就在烟灰缸里摁死了。他看着王留栓和带弟，用商量的口气说，你们都听见了吧？别在那戳着啦！去吧，整钱去吧！说完，还用一种期待的目光看着王留栓。

一听说让他整钱去，王留栓就立刻傻了。上哪儿整去呀？别说是这辈子当牛下辈子做马都挣不来，就是去偷去抢，也整不来那么多的钱呀。这么一想，王留栓顿时就扑到女演员的脚下去了。女演员一怔，还以为王留栓要抱她的脚哪，她厌恶地往后退了一步说，你少给我来这套，没用！话刚说完，就发现地上的人像一只被抹了一刀的鸡似的，一扑啦一扑啦地抽了起来。在场的人这才毛了，除了女演员矜持着没动，其他人全上手了，好一顿收拾，才把王留栓的一口气给收拾上来。女演员的进攻，暂且告一段落。但她却告诉“美里美”的老板，事情没完！

后来的几天，趁双方冷战之机，还是老板想了一招儿，他让王留栓出钱，又托人找了个记者，从中调和，并暗示女演员，要追踪采访，要把这件事拿到报纸上去让读者讨论云云。这么一吓唬，女演员怕影响到自己的名誉，这才自认倒霉。否则，她就把这个“美里美”公司起诉了。

事情摆平之后，老板相当生气。鉴于王留栓和带弟给本公司造成的恶劣影响，